

編輯者：行者
社址：重慶菜園壩正街廿六號
零售五分
——預定半年七角五分
——全年一元四角
郵局全年一元四角

旬刊

政治論

加緊對英美外交

沈巨塵

英美合作日漸具體而有力，現在正是我們加強對英美外交的時候。

近來國際外交的動向，漸轉到遠東，日本的活動加緊，英美的遠東外交漸趨積極。這由於中日戰爭延長，中國的抗戰決心與力量漸漸為各國明瞭；同時日本獨霸遠東的野心也照然若揭。它既拒絕英美法開放長江的建議於前又於十一月十八日答覆美國抗議文中，公然聲稱過去的觀念與原則，不適用於今日以至明日之遠東情勢，近來倭外相田更對美駐東京大使，正式提出修改九國公約的要求。日本急急要求廢除九國公約，反映出英美各國維護九國公約的堅決。英美各國保持發展各國在遠東利益，係以遠東條約及其他國際協定為依據，日本欲阻止英美各國對遠東有所行動，故先要求廢除有關遠東的各種條約，使英美、國外所藉口，暴日妄想便可為所欲為。英美對日本修改九國公約的答覆是什麼呢？本月六日英外次揆萊茅斯在上院聲明，根據九國公約的立場，反對以本為主體的中日「滿」經濟政策集團。並說九國公約簽字國有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完整之義務。美國總統羅斯福於本月五日在北嘉大學演說：「我們將施用比較任何時更強硬的外交政策，以保障和平的方法，來謀人類的自保。」日來傳說美國謀對日實行經濟制裁，以報復日本的獨佔，或是美國實行強硬外交的先聲。英美的態度如此，正是國際情勢漸變為我有利的朕兆。

第一卷 第二十一期 要目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加美對英美外交
法意關係的演變
世界經濟動向
太平洋上的俄羅斯
法國的政情與歐洲局勢的將來
國家給中全會
胡蘭基成遠
任陝鐘浩高
張百萬
N. D. Hanwell

的國際情勢，恢復為日本破壞的遠東均衡局面。太平洋沿岸的國家甚多，所以我們要求與廣泛是多方面的，單獨依賴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國均不會對我有積極的助，結果只有自己吃虧。沿太平洋的國家，無疑的美是目前，英國在遠東的現實利益較大。美國則居於舉足輕重的位置。有此人間於英國在遠東的現實利益，惟英美妥協日本，中國做主捷克第二，這種過慮由於不明白英國在遠東的地位不同於在歐洲，歐洲的外交是英國第一，美國決定，法國跟隨，德意接受，蘇聯口譯指責無可如何大局便定了。遠東的國際中，現有是美國第一，美國決定，英國跟隨，法蘇樂於接受，所以英國負責的外交當局每一涉及遠東問題即說英國的第一主義，像現今法國之追隨英國一樣，英美是不得不跟着美國亦步亦趨，因之，關於中日事變，英國要竭力與美國的步調相合，不遲於美國，也不過於美國。換句話說，英國在目前，除了採取以成立美英共同戰線為處置將來事態的消極方針外，並無他道。」盧均的論文主旨，是指英、不單獨與日本妥協，我們有些論客早就指出，英國要犧牲中國妥協日本。事實演變，英日多次開會，零星問題的談判，均無結果，英美反在經濟範圍內開始合作，兩國商約的定立是一證明。就英美商約的經利益言是美多於英。政治利益失多於美。英國事實上經濟上讓步，為的換取美國合作，共同對付侵略者，所以當英美商約簽定時，一般人多以為其利益，不

法國的政情與歐洲局勢的將來

張百高

英首相張伯倫和外相哈利法克斯這幾天正在巴黎。表示這次年會傾向的指標就是達拉第首相的國
家和法國當局商討歐洲一般問題和遠東方面的對策。當然他們所指的只是英國對遠東的平
定，同時法德兩國的友好宣言也將於這次英法談判之後正式發表。法國的政局久被人目爲是追隨英國的
，但是當這歐洲大勢異常混亂遠東的局面日趨複雜的時候，法國內部的情形如何對於英國甚至全歐的
局勢都有很大的關係，由於法國內部情形的複雜說不定可使當局者處於極端困難或是發生很大的變化亦未可知。在這個時候，我們把法國內部的情勢略為分析一下也未嘗不是瞭解國際情勢的一助。

法國的國會已於本月中旬開會，各政黨在開會前已經開始在活動。急進社會黨的年會自上月二十

七日起一連開了好幾天。這個急進社會黨的態度和

其他任何法國政黨的態度比起來都更惹人注意。因爲首相達拉第和外相羅萊，是屬於這一黨的。

急進社會黨原來右傾化的色彩已經很濃厚。由對外的形勢和國內的環境看來都受着束縛的現在該黨的右傾化究竟能够達到怎樣一個程度及其對於法

國人民陣線的影響如何，都可以由這次的年會看出來。

稍爲注意過法國政局的人大概都知道急進社會黨是法國人民陣線內最右傾的政黨。自從人民陣線第一次自倫敦內閣瓦解之後，急進社會黨的旭丹內起作用，差不多老是採取右傾的政策，使人民陣線常常發生動搖。這個黨的位置在國會裏對於左

右兩翼是擁有決定的力量的，所以這黨的動向其重要性異常重大。就這次年會的經過看來，牠的右傾化表示得非常鮮明。

表示這次年會傾向的指標就是達拉第首相的國家政策演說和羅萊外相的對外政策。當然他們所指的只是一般的方針。在他們兩人的演說裏指示出來的該黨的政策大致是在根本上根據財政全權的方針而擬定的再膨脹政策，爲挽救財政的危機，對於社會政策更強迫地加以犧牲。例如四十小時勞動制的理由而出發的資本繁榮方案。并高唱爲實現這種政策最需要的是強力的支配權，若是共產黨和社會黨出來反對并有和她們鬥爭的必要。這些都是暗不着人民陣線的崩潰。

這種右傾化的方向，在外交政策方面表示出來的就是親德意政策和四強協定的頌頌，而對蘇聯關係就不免顯得疏遠起來了。

雖然羅萊外相對於法國和蘇聯的關係也會給這樣說過。

「法國對於友邦羅馬尼亞、波蘭、猶哥斯拉夫又特別對於蘇聯各國都願意維持友好的關係」。

可是這裏對於蘇聯特別加上「又特別」這幾個字眼究竟是什麼意思很有點費解。據我們的揣測或

者是因爲以前曾高唱過對德意親交的回復恐怕引起蘇聯擺在德意之後的誤解，所以有這一種說法。羅萊認爲與的四國協定是歐洲和平的基礎，從西班牙撤退的結果兩國的親交關係也就可以恢復。做在於經濟方面，尤在於政治方面。以後各國對世界問題，皆可採行平行政策，一齊對付之。以太平洋的情勢觀察，英美合作協助中國以制日，是大勢所趨。遠東問題解決的途徑，現在英美對遠東的平行動作已日漸精熟而具體，我們要趁此時機，加進當而有力的運用，促進英美的合作，像似英美、員斯搭保利所提倡的新華盛頓會議，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這個新華盛頓會議就是援助中國，制止暴日侵略，重建太平洋均衡復遠東和平的工具。我們終相信，中日問題的解決，有待於中英美合作的完成。但是英美的合作不是靜候可以到來，中國的持久抗戰是促進英美合作的力，中國在外交上有適當的運用，更可輔助軍事的不足，迅速實現英美的合作。這并不是將中國的命運，完全付託於英美合作，正是運用獨立自主的外交，輔助軍事的不足，以迅速獲得戰爭的勝利。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傳說的好：「中國已知最貧弱的國家，平日所受波者，惟在力自振發，以致中國於自由平等，以此空前之國難，亦惟有依靠自力，艱苦奮鬥，以自拔於危亡，决不稍存僥倖之念，以成倚賴之習。惟有當爲世界各先進國家者，世界和平不可分割，惟此一部分之利害，即全體之利害，故每一國家謀世界之安全，即所以謀自國之安全，不可不相與戮力，以致力於保寧和平，却裁侵略，俾東亞已發之戰禍終於遏止，而世界正在懸頸中之危機，亦於以消弭」。此不惟中國實受其益，世界和平，胥繫於此矣。

我們加強對英美的外交，正是獨立自主的外交。一在努力運用，因爲獨立自主的外交，一在不妄想不僥倖。某國根本沒有過問中日戰爭的力量，你希望它出兵援助，你希望它與日爲敵，這純是妄想，純是幻覺。妄想與幻覺的結果只是失望，實際援助變成了紙上談兵。對於這樣的國家，無論你怎樣依靠它，它都是無所爲力，再努力的求，結果仍不免一場空。反之，對英美外交，努力運用，便不會如此，因爲他們客觀上有過問遠東問題的需要，主觀上有此能力建立，我們再加以獨立自主的運用，英美合作助我以成。

以前為對「法西斯的威脅而加入人民陣線的急進社會黨現在何以有這樣的轉變？其原因究竟在那裏？」

簡單地說，就是因為法國財政的窘迫，勞資對立的尖銳和國際的不安有以致之。

法網的勞資對立是由人民陣線政府樹立起來，擴大勞工組織，實施四十小時勞動制，承認團體交涉權等而達到最高點。但是不久因為國內的不安，法郎的國外流出等辦法的財政好幾次瀕於危險，加之和法西斯國家的對立日趨激烈，軍事財政的確立和軍備生產擴充的必要，終於使勞工方面不得不對資本方面表示讓步而承認四十小時勞動制的修正及其他各種更改。

這種讓步是因為現在的勞資對立異常阻礙資本的發展，以及為使重整軍備有實現的可能則必需有資本的蓄積，軍事工業利潤的保證和勞力不足等問題使左翼所要求的社會政策不得不放棄？

但是急進社會黨的大轉變除了上面所說的人民陣線政府讓步的理由之外，而該黨自身的階級的性質似乎更為促進這種轉變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動力。該黨的構成基礎是代表着農村小地主，都市小資本家等中產階級，由其階級看來，是一個具有介乎勞資中間的動搖的政黨。

這種中間勢力當着現在這種階級對立尖銳化的時候，將其最後的取舍態度鮮明地表示出來，試行大轉變，自屬當然的結果。

急進社會黨的轉變必然引起黨內左翼分子的脫離，或許會引起黨的分裂亦未可知。並且會促成人民陣線政府的崩潰也未可知。達拉第在年會上演說

「若是國會把我的政策否決了即解散議會亦所不辭」。惟這樣演說，不消說是對於共產黨的政府攻擊具有威脅的作用。由此看來，事態的推移也就可以想像得到了。據今天（二十五日）的報載，法國的金屬工業和軍需工業的罷工人數已經超過了三萬數千了，局勢可謂已經到了相當的嚴重了。

急進社會黨和共產黨相對立若是沒有妥協的餘地，人民陣線政府必致崩潰，左翼的聯合由於急進社會黨的脫離，勢力必大減弱，而包含著急進社會黨的中間黨和右翼的大聯合或許會成立亦未可知。這種聯合在法國的中間和右翼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下也不見得一定就可以很快地結成一個大勢力。不過此後或許會有這樣的一種發展方向却是很明顯的。在目前若是現在的政府被推翻了，繼起的或許是以急進社會黨為中心的聯合內閣會成立起來亦未可知。最近看到的法國方面消息，已經就有這種推測。

假定法國政局真有這種轉變的話，其對於明興協定的影響，恐怕當然可以使以明興協定為基礎的英法德意四國為中心的歐洲和平機構具體地實現出來亦未可知。這種和平機構的體制很有成為對抗蘇聯思想侵略的防禦的可能性。

不過這種方向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快的進展，由於現在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的利害關係的對立狀態看來，却很不容易預斷。

特別是和捷克以及從前的中歐諸小協約國的經濟關係變得很稀薄了的法國，對於德國在東歐近東方面的進攻感受着威脅的英國，巴爾幹方面德意英等利害關係的錯綜狀態，加上德國要求歸還殖民地問題等今後必定還要發生許多難關。

編後話

遠東和平的再建，有賴於太平洋的均勢恢復。英美合作是重建太平洋均勢的主力之一，中國的持久抗戰是主力的另一方面。現在正是這兩個主力漸趨迎合，對付日寇的時候。

張百高先生從香港寄來這篇文章，對法國的政情，有極詳盡的分析。法國正向法國敵詐，承鑑浩先生特為本刊撰「法意關係的演變」，充實深刻與陳先生其他大書同一風格。

胡蘭成先生龍人均先生常為本刊撰稿。曾留學歐洲多年，著述宏富。

本刊週年紀念徵文，本月底截止，希望投稿諸君早些寄稿來。更望特約的諸位先生早日惠賜入作。

軍若是今後也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牽制德國，那麼對於蘇聯的軍備同感着威脅的英德兩國或者可以維持一種比現在還要更強的妥協態度亦未可知。

在這種空氣中，被奪去了中歐小協約國的法國，開始想和德意謀妥協自屬當然的事。這恐怕就是使法國急進社會黨轉變的一個最大的原因之一。

不過上面所說的完全就是右翼方面而言。關於法國的左翼勢力和英國急進社會黨方面的情形這裏暫且不論。若是這些勢力以後忽然轉到很急速的發展的路，局面或許又轉向完全不同的方面去亦未可知。

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意關係的演變

陳鐘浩

前途

不難逆料的大戰。所幸戰爭勝利了，意大利在

一九二五年泛歐聯盟成立時，理論亦漸成立，民治黨人繼續退出議會。那時法國正領左派得勢時候，

這些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看到意大利集團的

政治，以及反個人反自由的理論，當然視為異端。

而與法國左派有連帶關係的集團——馬松團呂德他

愛好和平和擁護人權的理論，看來墨梭尼里不啻專

制魔王。而一般反泛歐聯的意人，竟借重「人權宣言」的祖國，做他們政治宣傳的本營。「當鼓吹所

謂「民治的十字軍」來反對意國政制。思想上的憎

惡漸次的牽連外交關係，兩國間的誤謬，便日益

加深了。

齊前外長施耐沙公爵 Count Sforza 在其所著「——教親的兄弟」一書中，論法意關係，確不輕調的見解：他以為二十世紀初年，是兩國邦交的黃金時代。那時意大利仍稱屬於「三角同盟」，惟因與奧不睦，統合神難，對法保持著友善態度，及至大戰爆發，意大利加入「協約國」，經過三年餘的共同戰爭生活。可是戰事終止，兩個「拉丁姊妹國」，反忘却往昔友誼，由誤解漸至仇視了。這種近於矛盾的現象，應如何解釋呢？事實經過是如此。

在歐洲發生的時候，意大利欲借此機會，恢復他「未收復的土地」，并想向遠東及非洲方面擴展。雙方簽約開一再磋商，確定參戰後的代價。結果，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成立著名的倫敦協定，不久意大利便和中歐帝國宣戰了。根據這次協定，協約國密許意大利在戰勝後，有下列的報酬：1. 北面獲有特萊安地 Trentin 連同勃萊山 Breunner 山脈，完成自然疆界。2. 東北面佔有易斯里亞 Estria 全境。（惟阜姆除外）3. 亞得利亞海對岸之達爾西亞 Dalmatia 亞爾巴尼亞之梵羅拿 Velona 在亞爾巴尼亞中部，組織回教中立國，受義大利保護。4. 在地中海中，承認意大利在多數加來斯 City decanese 的主權。5. 在西亞合併土爾其的亞得利亞 Adalia，在非洲協約國承認意大利在突里波里 Tripoli 的領土權。6. 最後尤為重要者，就是協定中的第十三條，規定將來英法在非洲宰制德殖民地的時候，意大利得要求在其領土附近的區域，有相當土地的獎勵。意大利抱着領土上慾望，參加

法國也只讓了一些撒哈拉沙漠附近一些不毛的沙地。大戰中內倫敦協定，竟變成未兌現或兌現不足的支票了。戰後法國，志滿意足，強敵慘敗，失地恢復，復結納新興國，保持她歐洲的優越地位。意大利雖然消失了北面的勁敵——匈奧帝國，並完成了自然境。然究未滿足參戰時的願望。當時羅馬人士，更覺得「勝利被摧殘了」。因此封着阿爾卑斯山那邊的朋友，由嫉生恨。法意關係，也就由冷淡趨於仇視了。

相湊德森的幹族，成立一種諒解，然而不久又發生爭執了，所以海備平等問題，使兩國在爭持狀態中。在中歐及巴爾幹方面，意大利循着羅馬帝國的途徑，向亞特里亞海岸的達馬西亞 Dalmatia 進展，故戰後南意關係，日趨緊張。然而一九二四年正月，兩國成立協定，將阜姆，歸給意國，同時更簽定友好條約，希望將兩國關係，轉到尋常狀態，然而意國野心，並未終止。兩國戒備，亦不稍弛。

南國依法為後援，更加入法國所指導下的小協約同盟。法國利用阿爾巴尼亞，做侵略達馬西亞的前鋒。南阿兩國，時起邊界的爭執，同時他們的台柱——意法兩國的關係，也連帶緊張。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意大利和阿爾巴尼亞結締蒂哈拉 Tirana 條款，相互保障領土。翌年十一月南法便簽友好條約。數日後，意阿更簽定第二次友好條約。將阿國置於意國保護之下了。此外意人利在巴爾幹半島上，與希臘修好與布加尼亞聯姻。牠的目的，無非是孤立南斯拉夫減少法國在巴爾幹的聲勢。在中歐方面，法意兩國，也有強烈的衝突。法國以小協約為中心，希望組織多瑙同盟，維持中歐現狀，並且做他政治經濟的勢力圈。然而意大利却從中反對。一九三〇年的泰歐 Tardieu 計劃，無由實現。意大利利用一般戰敗國家，組織不滿現狀的集團。意人利特別親善，為世人呼籲「公道」。更和奧國「內衛軍」設法連絡。又和哈不斯堡 Habsburg 復辟黨人，表示同情，意奧匈三國，成立幾次協定，謀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在中歐及東南歐意法兩國常常處於對立。

爭執雖長久而間斷最複雜的還是在非洲，尤其集中在突尼斯。突尼斯與意大利隔海相望，早引起

羅馬政府的注意。將牠視為發展非洲的進階。可惜意大利發動之先，法國便在一八八一年先期佔領。因此意大利在次年才加入三國同盟。後來法意兩國因此在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協定，允許意人受特殊權益，意人移居突尼斯的，多為貧苦農工，數達十三萬。生殖極繁，形成社會上很大勢力。

法政府每欲以同化政策，使他們消失意國國籍。羅馬政府，却獎掖僑民和祖國維持親密關係。法政府恐懼意民憑借其特權，便在一九一九年，廢止前項的協定。然而新約一時未能締結，意人的法律地位，無從規定。法政府乃將一八九六年協定的効期，每三月延長一次，作為緩衝。因此意人在突尼斯地位，是兩國間的一個主要歷史案。而在非洲，法意兩國，還帶伏着較大的衝突。意大利希望以里比亞 Libya 為根據，向非洲中部引伸，合併法領的梯比斯梯 Tibesti 和巴可 Borou 將意大利的疆域，延長到乍得湖 Lac Tchad 眸，然此僅為意大利進途徑中之梯階。他的野心，並不終止於此，他希望進一步達到德戰前領土加夢龍 Cameroun (現在委託法國管理) 轉取該地的委託管理權。因此得到

「意大利」。L'Italie Fasciste 中有詳盡的述評。如果如此，則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法國。巴黎政府決不輕易允許意大利領土，延長到乍得以南，妨害他「赤道非洲」的土地。除北非外，在地中海中的人受特殊權益，意人移居突尼斯的，多為貧苦農工的哥薩加 Corsica 島為一七六八年熱內亞城市割讓給羅易十五的。在意大利統一運動中，蘇丁尼亞國王，以拿破崙第三助意人驅逐奧地利。將尼斯 Nice 及薩烏瓦 Savoy 讓於法國，名為報酬。哥薩加為拿破崙故鄉，尼斯及薩烏瓦無論在地理上及種族上都應為法有。可是在現在，也聯帶的和突尼西亞構成「未收回的意大利土地」了！

戰後意大利充滿擴大慾，然而從多瑙河，經過地中海，一直到非洲中部，無從不發現法蘭西的阻力。意大利欲改變現狀，來滿足他的慾望。法蘭西要維持和約，保障戰後的局面。一個主條約，一個主附約，不可調和，兩國在一般關係上，常常不能合作。

三

國社會勢力的抬頭，一時曾使法意兩國，採取大體一致的政策——將非洲大陸，劃分為三，東非洲由開普敦 Capetown 到開羅 Cairo 開英。西非洲由亞基亞 Agne 到蘇丹歸法。中非洲由突卑波里至剛果的鑿口，歸義大利。此種進展計劃，在泛緊急會議上，是時有記載的。何謂 G. Roux 在所著「泛緊急會議」的中政策，固受打擊。而法國以小協約國為中心，維護現狀的中政策，也同樣受妨礙。因此伏下了德

意不和的種子，更為法義兩國創下了合作的因素。

一九三四年七月陶爾裴斯被刺案發生，震驚一時。蓋然全歐，不久墨梭尼便說「這件事使歐洲局面頓換了一付新面目」法意調協，轉有水到渠成之勢。抑德是他們一致的目標，保障奧國獨立、是他們同樣的要求。兩國中歐問題上，如能融洽，殖民地的爭執，也不難解決的。不幸馬塞拉案發生，南王與巴爾都，同時被刺，匈南邦交，幾次決裂，意南的情感，亦因之轉劣，然而法意兩國的調協運動，却并未因此終止，匈南案件，終以意法代表的斡旋，在國聯理事會中解決了，頓伐爾循前人的路線，和意大利繼續協商，於一九三五年一月或立的羅馬協定，兩國宣言，對於一九一五年倫敦協定上的各項問題，已有原則上的諒解，並已申述向國過去的友誼，相約將來的糾紛，應根據國際條約，以外交途徑，求適當解決。法意雙方，曾確立了初期的合作。根據羅馬協定，在中歐、法意會建議成立一個不干涉內政，和不侵略土地為原則的多邊公約。在奧國領土完整遇着危險的時候，各國相互諮詢，在軍備問題上也成立默契。

最重要的在非洲，法國作相當讓步。她放棄里比亞以南的梯比斯梯，面積約十一萬四千萬方哩的土地。從此意大利可向乍得湖方面進展，此雖不能滿足意人的慾望。然在法國方面，已是巨大的犧牲，在非洲東部，法又將蘇馬利牙 *Somalia* 的巴白孟德 *Abel-mansab* 海峽，讓與意大利。從此意領伊里德利亞 *Erythrea* 的疆域，向南延伸，與吉布汀 *Djibouti* 鄰近。法國並允許意政府購買亞利斯阿巴巴 *Addis-Ababa*（阿比西利亞的京城）至吉布汀鐵道股票。使意國經濟和政治勢力，可以向阿

比西利亞延伸。在那時非人惟一的獨立帝國，無形的已成為意大利的勢力範圍了！意國領土，得比鄰吉布汀，在紅海中，也有出口了！在突尼斯，意大利人法律地位，也有明確規定。意人此權，雖告廢止。然至十年後，一九四五五年意人在突尼斯誕生者，始得根據本人意志，脫離國籍。意國學校，二十年後，始得法國收回管理。一九三五年一月後的法意關係，是非常圓滿的。

四

羅馬協定後意大利借重法國的友好，不久發生東非戰爭。頓伐爾原要維持法意友善，不願切實履行國聯議案，便和英國成立所謂「和平計劃」，可是頓伐爾此舉，既失去小國信仰，甚至個人的政治生命。然仍不能滿足意人慾望，還說法國不够朋友。後來，意轉與德修好，成立軸心。法國追隨英國，與意反目。兩國關係又趨緊張。人民陣線的法國，倡集體安全，保持兩聯地位，不承認意大利在亞比西尼亞的法律地位，因此邦交幾至決裂，西班牙內戰中，法意兩國又各有所袒。法國輸運軍火，助政府軍，而意大利不斷協助國民軍。意國在法國南部的聲勢擴大，影響法國安全，意大利如在西地中海獲得根據山可以截斷法國與非洲領土間的交通，又非法所能忍受。兩國關係益趨微妙了。

可是法國年來政策，重在連英。巴黎政府為着追隨倫敦，才喪失羅馬的友好使意大利投入德國的懷抱。從一九三七年一月英意君子協定，已將兩國緊張情勢，減不去少。本年四月英意協定後，兩國關係，漸趨好轉。在張伯倫的協調運動中，達拉弟也有和意之趨勢。在德國中歐勢力膨脹中，意大利空為德國撐腰，並未得實際利益，所以也有和法的

可能，不幸在調整聲中，意大利發生了激烈的反法運動。這種運動的產生，不外下列幾種原因：一、意大利對現狀的憤怒。墨梭尼軍在東非戰役，比較沉默。西班牙問題，未能如願解決。再看他的同伴希特勒、併奧謀捷，躋躇滿志，而意大利向法索地，為對德求平衡。此舉是否會獲得支援難不知。不過德國也希望意大利向非進展，實行調虎離山之計。讓中歐成為德國勢力範圍。法意發生衝突，當大則將更覺德國友誼的可貴，德意軸心，如此可以繼續維持。二、向英國刺探態度。英意一定既已實施，張伯倫將有羅馬之行。墨梭尼此舉，可以探視英國的意向，看英國對法意紛紛採取中立，還是有所偏袒？英法軸心是否堅固？英意友誼程度如何？都可以測驗出來。三、為法意談判索價的張本；意人明知索土運動，會引起法人激烈反對，不易成功。然而以此抬高價錢，能在西班牙問題上有利的解決，未始非計。如法國承認國民軍的法律地位，不助政府軍，使佛朗哥早日得了勝利，意大利外交就收效果。

我們知道獨裁國家，與論受制的、反法的運動，可隨時發生，也可以適時收束。在德法非戰宣言後，德對意雖或契默，然未必為之公開張目。美國助法態度，又異常堅定，張伯倫且有緩赴羅馬之說。而法國保衛國土，具有決心。所以滇緬交易，不易開鑿。祇是法意雙方，雖有敵愾，無戰意。法對意人在突尼斯的權，並非不可討論。西班牙問題的諒解，也有可能。而英法軸心的堅固，更使意大利有所顧忌，或能適可而止。所以法意關係雖緊張，然而調整是依然有望。

獻給五中全會

任遠

五中全會行將開幕，據汪先生說：這是每年

迅速完成。

一次的例會，對於整個國策，仍本臨全大會決議各案，加以具體討論。——不過藉此使大家更能認識目前局勢，使今後的工作，能有進一步的開展。

今後的黨務工作能有更進一步的開展，對於抗戰建國是極端需要的。因為國民黨居全國的領導地位，領導全國民眾從事抗戰建國的工作。如果黨的組織充實，工作有進展，所謂導的抗戰建國工作一定也隨着有迅速的進展與成就。本來今年三月間的臨時代表大會，已在組織上與工作上有了空前的腳步進步。組織上改用領袖制，使全國有一個最高的指導者，設立青年團以鞏固擴大黨的基礎。工作上則調定抗建國綱領，成為全國民眾共同遵守共同努力的準繩。所以一年來儘管軍事上有暫時的失利，而全國統一的局面漸固，抗戰的決心愈堅，抗戰的力量愈大。全國民眾莫不翕然信仰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國際的同情與援助亦隨着中國的統一與進步，源源而來。這全是居於全國領導地位的國民黨的進步，國民黨的成績。國民黨所以能有這樣的進步，而肩起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未有的抗戰工作，全因爲它的組織已經改進了，行動上有了全國一致努力的目標——抗戰建國綱領。

但是這還不够，抗戰建國的工作，艱巨繁重，我們必須使領導抗戰建國的國民黨的組織更靈活，更充實，行動更切實，更進步。如果能如此，今後的一切工作必更有發展，黨的領導地位可以更形鞏固，抗戰建國的工作也可因領導者自身的改進，而

國民黨的組織由委員制改用領袖制，是國民黨在唯一的，最高的領袖之下，尚未有形成領袖適用的系統的單一制度。誰也不能否認，國民黨只是在固有的委員制之上，加上領袖制，領袖以下的一切組織，仍存在着舊日的形態。這種改革不澈底，這種不澈底的改革，容易防礙領袖行使職權，容易減損領袖制的效果。譬如過去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是祕書處、及組織、宣傳等各部，形成整個的一種，都是國民黨當前急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無論如何，這次五中全會應當給以明白而切實的決定。

我們尊重領袖制，我們認爲中國近年來的進步，全是由領袖者——國民黨實行領袖制的結果。不過由於領袖制的新近設立，由於實行委員制有十多年的历史，兩者在組織與精神上矛盾衝突的地方，仍不能免。這需要繼續改進，經常的改進。改進的良法，有待中央委員諸先輩抒高見，精密討論，個人一得之見，是將誤在中央黨部的組織稍加變更，鄭重行決議。然，呈領袖決定，通令施行。作着，中央黨部的祕書處不仍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祕書處，改稱爲領袖個人的祕書處。現在的中央常會，可改稱領袖的諮詢或參謀機關，當作領袖個人的參謀團。當作全黨的設計委員會。然後下級或者中央各部所有的「七」計劃，均直接呈領袖核參，領袖可分別批交中常會審議或直接批准施行。中常會參考，或者無論實行那一種，均將祕書處登記，祕書處可自能有系統而完備的案卷可考，成者可免除現有的某些矛盾了。

這作者的一得之見，謹獻給五中全會，並敬請中常會絕對不應當再討論領袖核參或命令的一切，否則一經討論萬一有與領袖相反的意見，中常會是「否決」呢？還是「封殺」呢？還是簽呈意見重請領袖決定呢？三者有任何一項，均是減損領袖的威信，皆是絕對不可嘗試實行的。說到備案或追記，

更是要不得，難道最高領袖的意見或命令，還需要交在他以下內機制去「追認」或「備案」？這是由各部將一切計劃直接呈請領袖核定而可能發生的問題，據我所知的實際情形，上述的問題，并不是猶豫。而且往往因上述問題，使中常會的會議對新辦法行進。

現在我們再做個假設，如果國民黨制度運用仍照舊有的組織，即是各部各省的計劃先呈交中常會由中常會討論決定後，再呈請最高領袖——總裁批示，或者可以預防上述的可能發生的困難，而使領袖的最後決定成爲更有力而充實的命令，行之於下，或可更較靈活。但是這種辦法，不免多少有些違反領袖制的精神，而總章規定也是如此，事實上未必依此而行。

無論國民黨在組織上採用上述二種辦法中的一種，都是國民黨當前急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無論如何，這次五中全會應當給以明白而切實的決定。我們尊重領袖制，我們認爲中國近年來的進步，全是由領袖者——國民黨實行領袖制的結果。不過由於領袖制的新近設立，由於實行委員制有十多年的历史，兩者在組織與精神上矛盾衝突的地方，仍不能免。這需要繼續改進，經常的改進。改進的良法，有待中央委員諸先輩抒高見，精密討論，個人一得之見，是將誤在中央黨部的組織稍加變更，鄭重行決議。然，呈領袖決定，通令施行。作着，中央黨部的祕書處不仍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祕書處，改稱爲領袖個人的祕書處。現在的中央常會，可改稱領袖的諮詢或參謀機關，當作領袖個人的參謀團。當作全黨的設計委員會。然後下級或者中央各部所有的「七」計劃，均直接呈領袖核參，領袖可分別批交中常會審議或直接批准施行。中常會參考，或者無論實行那一種，均將祕書處登記，祕書處可自能有系統而完備的案卷可考，成者可免除現有的某些矛盾了。

這作者的一得之見，謹獻給五中全會，並敬

世界經濟動態

• 胡蘭成 •

德國景氣研究院院長瓦格曼在其所著「世界經濟機械與景氣變動」中有這樣一個統計：從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三年三十二年中，世界貿易總額增加百分之二百；但從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九年這十六年中，却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再據本年十一月英國經濟雜誌轉載國際聯盟統計，世界貿易總額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第二季這十年中減低了百分之十四。一

；即在市況最好的一年一九三七年第二季，也比一九二九年減低百分之七·八。至於世界生產總額，雖與世界貿易總額參差，這種參差表現在繁榮時期為生產量稍稍高過貿易量，在恐慌時期為生產量比貿易量減，更速，但大致上兩條線是平行的。由此

我們可以知道一九一三年以後世界生產量和世界貿易量作正比例的增減，而一九一九年以來，則更作正比例的減退。今年第二季的世界生產量僅為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八七·一，較去年減少百分之二

○·四。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世界資本主義的繁榮期到了一九一三年已經結束，資本主義的機會已經消失，只剩下資本集中這一機能了。

從去年八月起的經濟恐慌，在開始的時候，英國經濟雜誌這一類刊物都希望它只是景氣的偶然徘徊。但我們如果從一九二六年到三七年的好景氣時期的研究一下，就會知道潛在的危機已很嚴重。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世界黃金的產量約達一九二九年的二倍，人造絲約達一倍以上。但人造絲的增加只是因為它掠奪了棉織物與毛織物的市場，而黃金的增加則恰好是被物價低落所促成。鋼鐵是生

產工具的材料，也只有鋼鐵的產量能够更準確地測量生產力的高度。但一九三六年到三七年的鋼鐵產量却很難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如果我們把用以製軍火的部份割開，則用作生產工具的鋼鐵產量還低下。這種建立在沙灘上的景氣恢復，終於在去秋第三季遇到新的試探。

但人們依然因三種現象而樂觀，這種樂觀使他們把已往的景氣恢復估計得過高，並且對當前的新恐慌存着若上懷恃心。那三種現象中的第一種，即是前面說過的某一些物產的畸形增加，掩蔽了另一些更重要的物產的停滯。

第一種現象是某幾個國家的景氣向畸形好轉，掩蔽了某幾個更重要的國家的景氣停滯。那些好轉的多是此落後國及殖民地。一九二六至三九年北歐諸國及匈牙利等，物產多有達一五〇（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澳洲的工業品產額從一九一二年的三

千五百萬鎊增至一九三一年的一億零八萬鎊；南非從一九二一年的一千七百萬鎊增至一九三〇年的一億一千二百萬；加拿大從一九二一年的十一億六千六百萬美元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二十六億九千八百萬美元；印度的生產數目從一九二二年的五·一四四增至一九二九年的八·一二九·生鐵產量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增加百分之三百以上。一九三七年第三季到三八年第一季，即世界新恐慌已經襲來之際，北歐諸國及匈牙利等落後國的景氣却能大

幅保持常態，殖民地除加拿大外，澳洲的入超較上年減少二千四百二十萬鎊，南非的商業活動依然保持常態，印度麥子及棉花產量也較上年增加。除此

以外，日本的物產從一九二九年的二〇〇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一五〇，不過從一九三八年年底起還繼續好景氣即已開始逆轉了。這些落後國及殖民地產業的畸形發展，緩和了下列這幾個事實的刺激性：即與此同時，英國的工業品產額由一九二二年四億一千一百萬鎊減至一九三三年的二億八千萬鎊（其中從一九二九年到三三年的減退額約占百分之十二）；今年第二季英國工業活動的指數較之去年同期減低百分之十，其他如法、比、捷克、美等國，在去年都還沒有恢復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就又遇着新的恐慌。

第三種現象是經濟國家主義，在殖民地至半殖民地內，都在那裏生產自己所不能生產的東西，以求自給自足。這麼一來，這些國家有此生產原來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完全沒有的，現在都增加了起來，這使她們認為至少可以代表它氣氛的一角，然而事實上，這種增加是以其他合理問題生產做犧牲的。

以上三種現象，即某種不重要物產的畸形增加，落後國甲殖民地物產的畸形增加，以及在殖民地與太基制度的國內內的生產浪費的增加，使人們不甚留意一九三七年全世界工業生產總額不過是一〇七·五（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實業總額更不過是一九二·二（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並且不甚留意一九三八年第二季的全世界工業生產總額已跌到八七·一，貿易總額已跌到八五·九。

爲這種現象所蔽，各國的政治家及經濟學家有了許多見之於實際行動上的錯誤的結論。羅斯福總統及國務卿赫爾最近幾次主張撤消關稅壁壘來恢復

抗戰與黃金

龍大均

黃金在抗戰中佔極重要的位置；因為他不僅可作外匯平準基金，穩定匯價，鞏固幣制，保障一般民眾的生活水準；而且，他流到國外，可以勝利世界一流的軍事專家作我們的顧問；可以買到世界最新式的武器，加強我們的戰鬥力；他可以催到許多一線，刺探敵情的祕密；亦可以化身為許多宣傳員，散佈於全世界，造成有利於我的國際形勢。簡單說，黃金是戰略和政略的支點，亦即是取得抗戰最後勝利的重要因素。

自然，別種貨物輸出國外，變成外銷，亦可達到同樣的目的，不過，別種貨物，大都體積粗大或笨重，而其本身價值比較上却很微小，在目前正開始第四期的抗戰，我們國外的交通路線，已側重於西北和西南，那邊道阻且長，貨運成本更形昂貴，故我經濟的出口貨物，莫如貴重金屬，除白銀外，當推黃金。關於白銀與抗戰的關係，我已有另文有所立論，現在只談黃金。

黃金體積小而價值大，易於運輸而不難銷售。即使敵人能破壞我鐵路和公路的交通，我仍可利用飛機於夜間將黃金輸出國外，並且，此時黃金在國際市場上價值有漲無落，各國資本家常恐貨幣貶值，寧肯賣黃金以免受意外的損失。雖自一九三一年以後，各國紛紛放棄金本位，然放棄金本位，並非放棄黃金。正因為重申黃金，禁止出口，所以金本位不能維持。亦正因為放棄金本位，國內窖藏更多的黃金，例如英國現有黃金，以數量計，已三倍於放棄金本位之前。今日列強積極備戰，擴充海陸空軍之外，還要多藏黃金，以備戰時對外購買軍需

品和糧食之用，故此時全世界人類所有的黃金雖已超過十二億三千七百萬安士之多，然仍未能滿足「拜金者」無止境的慾望，只要我們有黃金輸出，不愁國際沒有銷場。

目前先決的問題自然是：我國有沒有大量的黃金可以輸出？據一般的意見，中國向用銀作交易媒介，內地婦女的首飾以至貴重器物，亦多鉛製而非金製，故我國黃金的儲藏當寥寥無幾，不值得注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實行「白銀國有」，却讓黃金漏網，就似乎是根據那樣的意見。不過，

在去年抗戰之初，有人估計：全國存金連金飾在內可達九百萬兩，要是國府早見及此，與白銀同樣收歸國有，則九百萬兩黃金，約合銀九萬萬元，僅將三分之一輸出國外，對於軍需品的添購亦當不無小補。惜自武漢廣州淪陷以後，富庶的都市已非我有起來。長期抗戰之西北西南根據地，人民貧苦，生活簡樸，金器金飾，並不常見。好在地下金礦頗多，要是有大規模的開發，則巨量輸出，未必不

有此可能。

就西北西南各省的金礦來說，以僻在深山，交通困難，從沒經過精確的探測，故蘊藏量幾何，還沒有可靠的估計。不過，據前商業部出版的經濟報告，則四川松潘綿漳康金廠每年產金多至二萬兩。甘肅敦煌，酒泉，張掖等地每年產金多至一萬七千兩，新，每年產金亦有二萬兩。據資源委員會最近的報告，則「川之大小金川；滇之金沙江兩岸；湘之平江，桃源；康之康定，雅江，九龍，理化，德格

皆雖有其反作用，然而一般的說，關稅繁重並非破壞經濟常態的原因，而是經濟常態被破壞的結果。英國經濟難，則隨時都把經濟的停滯歸咎於戰爭；然而同樣，戰爭乃是經濟停滯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該誌九月二十四日的副刊「商業趨勢」並且惋惜最近美國短期好景氣的中斷，否則將會連帶刺激起英國的好景氣。然而事實上，美國的這種好景氣只是受歐洲政局的混亂之賜，即是拿其他國家的景氣破壞為犧牲的，明興協定之後，歐洲政局既見穩定，美國的好景氣也就中斷了。從這裏，我們還可以明白英美商務協定的訂立，恐不能刺激世界商務的好轉，而不過是多少改變了原有的壟斷的範圍，損此益彼而已。

另一種錯誤的結論是，人們看到落後國及殖民地景氣的畸形發展，以為落後國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革命有了前途。事實上恰是相反。這裏，我們首先要指出兩點：第一，這種落後國及殖民地的景氣好轉，不過是先進國的資本移植，而這種移植的範圍，是不能超過現成的世界市場的制限的。這一事實不但說明了落後國及殖民地的民族工業更被外資所吸收，並且外資工業本身的發展，在其開始時即已有一個制限機在那裏。第二，先進國的資本之所以移植到落後國及殖民地，只是因為在那裏可以得到額外利潤，例如印度的孟加拉，貝哈爾及奧里薩文的煤田，股息在百分之一百到一百二十之間。這種額外利潤的取得，主要的依賴資本主義在落後國和殖民地和前資本主義的剝削相結合。這種額外利潤的取得不是因其生產較之先進國更為合理，而是因其更為不合理，在某種場合生產力有某種提高並不是資本主義有它良好前途的保證。得意的生

·道孚等縣：新之阿山，和闐，塔城等地以及青海之岷崑山系，蒙古之阿爾泰山。儲藏均富，即西藏各地之蘊積亦鉅」。在這裏，資源委員會竟把黔省忘掉，其實貴州北部思南印江等二十餘縣，皆蘊藏金苗，尤以梵淨山為最。至於西南交通較便利的滇省，則有墨江的坤勇金廠，蒙自縣的江外老摩多金廠，鳳儀縣的金符廠等，頗為著名。惜皆以土法經營，未能有大量出產。

在抗戰期間，我們固期望獲得國際的物資援助，故對英美的借款進行，雖遇挫折，仍當繼續努力。不過，同時不要忘記開發自己的富源，尤其是那些蘊藏在安全區裏的黃金；否則便好像「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鉢効貧兒」那樣糊塗了。

關於黃金問題，國民政府已採取什麼政策呢？

就我所知，除了一些條文之外還沒有採取何等積極的行動。財政部吸收黃金的辦法，見於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布的「金公債條例」第三條第二款：「以生金及其製成品或金幣等類繳購者，按其所含純金數量依開金單位每一開金為純金六〇·一八六六可毫折合開金，即以本公司開金債票發給。」這是爲着那些既藏有黃金而又熱心救國的人們而設的金公債，同胞中難保沒有一些良心給黃金壓到而不自動去賣救國公債的富人，這樣的條文却奈何他們不得。七月十一日國府提交國民參政會通過的「節約運動計劃大綱」中，亦有「勸導國民將金製飾品購金公債……由國家製定代用品作爲獎勵金銀百飾後者代品」等項。這自然是極重要的決議，但迄今已經四個多月這些計劃還未見具體執行。最近，聞財政部頒布黃金買賣新條例：嗣後凡各省市銀樓業，不得再購進土產黃金，僅能購入已成之飾品。如

需要黃金，須由中央銀行規定價格代爲購買，如無中央銀行之地，則由中國銀行分行或政府其他銀行代購，如有違禁者即封閉其店，禁止營業云。這還不過是枝枝節節的辦法，在這抗戰時期，政府爲着整個民族得救起見，急應禁止私人運金出口，并定十一月以來，收買白銀一樣。各省市的金銀首飾業，必須改用別種錢價金屬，代替金銀。全國人民不得私藏金銀，銀樓業不當獨在例外。中央銀行只有代政府收買民間黃金，絕無代任何私人購買的義務。到了現在，始實行「國有黃金」本嫌太遲，然「遲猶勝於不爲」。國人應覺悟，政府多集中一分黃金，則抗戰多增加一分力量。

國家強迫收買黃金及金製品，當然免不了手續上的麻煩；可是，爲着支持抗戰與充實國力起見，却不能因爲麻煩而不去幹。最近杭州失守，許多難民逃來港澳，在出國前，身上佩帶的金器，都被所謂「關警」指爲違法，盡數沒收，弄到難民哭聲震天，間有因精神過敏打架而自尋短見的。要是政府不怕麻煩，早已指定機關，出高價收買，則此項金器便可集中於關稅而不敢流入所謂「關警」的私囊。難民的金器，在國內既得善價而估，便沒有害藏本主產革命的第一千零一次的完成。

關於強迫收買金線的實行，當不是一紙公文所能收效。必須中央確定具體的辦法，指派大員到各省督率地方官員積極奉行。並利用各地的保甲組織或國民黨部，作舉報或登記金銀總數和目傳的機關。各省市銀行或中央銀行分行應派出職員協同地方官長從事於辦理收買事宜。在偏僻地方，亦可委託郵局代爲收買。爲鄭重一事起見，中央應選派員要

產力藉軍火製造業的刺激，至今一直在上升中。鐵而還只能證明德意資本主義的更加凌虐。蘇聯的兩次五年計劃的冒險主義，作成生產力驚人的上升，然而這種上升却是意味着社會主義經濟的破壞，落後國及殖民地的外資工廠的增加所作成的生產力的提高，只是益使土著資產階級貪財化，益使土著工人憎惡資本主義而已。在落後國及殖民地可以說是沒有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末期，大經營益與小經營結合，先進國益與落後國結合。這便克魯泡特金發生這樣的幻覺，以爲小經營遲猶勝於不爲」。國人應覺悟，政府多集中一分黃金，則抗戰多增加一分力量。

在世界資本主義沒落期，落後國及殖民地成爲先進國的柱杖，正和小經營成爲大經營的柱杖一樣。在這意義上，帝國主義者對於落後國及殖民地的爭奪是只有更變本加厲，我們可以想見德意等的殖民地要求，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另外一點我們要指出的，即「後國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這種畸形發展，不但依靠和前資本主義的剝削相結合，而且還依靠以某一先進國爲中心而組成的落後國及殖民地的奧太基制度」，一九三二年以來渥太華會議的約束是最顯著的例。如此，這次的英美商務協定成立之後，對於大部份落後國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將是一個更大的制限，雖然人們現在正懷抱一個相反的希望。

，負責主持。那些沒有實職的中央執委，以及各院部會的委員，多閒着沒事，為什麼不利用他們的空暇，分別派到各省去促進「國有金銀」這種嚴重的救國運動？能如是，則成績當有可觀。

自然，集中黃金還不過是我們應有的黃金政策一部分。因為到了這個時候，能夠集中的數量，未必便按我們所期望的那樣豐富。故進一步，應有一個探採黃金的計劃，在開源方面想辦法。

我國西北西南各省均富有黃金的蘊藏。這已是公認的事實，可是準確的數量與分佈狀態，有待於精確的探測。目前能够負起這項使命的專家，海內似乎並不很多，能够擔任探礦工程師的，更屬寥寥無幾。平時國府每年開銷一千三百多萬元的巨款維持許多大學，到現在這箭難開頭，可用的人材在那裏？因此，急應把許多名目不同的所謂「最高學府」加以裁併。其不切實用的學院不妨給它一個「閻門大吉」。這樣，集中人力財力於培養技術人材，

非習見的現象，我們常喜被以習見之名以聊自解嘲。有人企圖掩藏蘇維埃政制之謎而呼之為「國家資本主義」。沒有人確切理會這一名詞的含義，或乃是它的長處。「國家資本主義」一詞的最初起源，蓋足以標明由資產階級國家直接管理交通工具這工業企業時所產生的一切現象。這一步驟的迫切需要，乃是生產力已超出資本主義範圍且在實際上已使之走向局部的自我否定的徵象之一。不過這一調動中的制度，雖挾有自我否定的成份在內，仍不失其為資本主義的制度。

不錯，就理論上講起來，可以假設這樣的情況

特別注重造成農業等科的一種師，而探採金銀的幹部人員即由其中選派。在此項人員還沒造成以前，只好先行發報募集全國這一門專家，經過取歷審查，考試及格施以短期訓練然後分別任用。不得已時，亦不妨取材於異國，

採礦工程師之下的普通工人應以難民中隊中的壯丁充任最為相宜。此時全國一萬萬以上的難民，流離失所。無論從社會治安、民族同情，或人道主義來看，都有「以工待賑」的必要。

最困難的問題自然是如何籌集資本。採金並不是否「俯拾即得」那樣容易的事物。無論採的是沙金或金，必得應用現代技術，才不致糟蹋礦苗，枉費人力。可是應用現代技術，則必須投下一筆大資本。從那裏得來一筆大資本呢？我以為應由政府與人民「通力合作」。最近，政府為着賑濟難民，已發行公債五千萬元，採金既要用一部分難民，則此項公債所得自應撥出一大部分作金鑛經營的資本。

L.Trotsky著

十一月二十八日

希之譯
Soviet) 的性質，太足以成為招致社會革命的目標，這種制度更不易實現。

在大戰時，特別是在法西斯經濟的試驗中，「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每被視為即國家干涉統制制度呈現何種神祕、單個的資本家，不是如我們所熟知的，由利潤形態收穫其私人企業的工人所直接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而是全國總剩餘價值中相當其資本數額的一部份。在一種完整的「國家資本主義」下，此利潤等率律，非由扭曲的道路——各資本家相互競爭——而係立即直接經由國家的簿記以實現之。法國人特為之取了一個更恰當名稱——國家主義（Etatisme）。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間，誠然有許多交切點，但就兩者而言，與其謂為相似的，毋寧謂為對立的。國家資本主義乃係以國家財產替代私人財產，正因此而後者的本質僅為局部之間的強烈衝突亦永不會實現——尤其因為這會賦給國家以資本家財產普遍保祿所（Universal Re-

這是國家的股份。其餘的可向國內外的人民募集。此項投資，既有礦區資產作担保，更有政府派員監同人民資本代表負責管理，自必萬分安全。資金由政府依世界市價收買，人民股份更由政府實行保息制度，以資鼓勵，這樣，則「有錢者出錢」不特可以救國，而且還可以生利。

抗戰到了第四期，蔣委員長詔示我們：目前正開始持久和全面的戰爭。要持久，必須開發我西北和西南的資源，尤其是金鑛，以我無底的經濟力支持今後無期的抗戰。至於全面戰，廣義說，應該全民族參加抗戰，出力的不獨是士兵，還有一般民眾，不獨是國內的民眾，還有海外的華僑。我全國海外僑胞，不下八百萬人要是能够儘量投資於祖國的採金事業，那末，直接增加抗戰力量，却間參加大殺敵救亡的工作，這便是在全面抗戰中我僑胞對國家一種偉大的貢獻。

的法國也好，都只是於私人財產的基礎上實行國家干涉。其目的即在於保存私人財產。政府無論是的損失由強者轉嫁到弱者身上去。其對於小有產者加以「救濟」，不使其完全破落，亦僅因其生存乃保存大財產者的必要條件。國家主義的計劃方法，非視生產力發展之需要為轉移，而純以犧牲生產力保全私有財產為其主旨。國家主義實即替技術的發展加上一個制動機，替那些不生利的企業加以援助，並使那寄生的社會層得以有續下去。一言以蔽之，國家主義的本質，乃是完全反動的。

慕沙利尼會說：「意國的工農業經濟，四分之三係在國家手中」（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這論調是說不通的。法西斯的國家，并不是企業的主人，而是企業主之間的居間者。這二者是不能混同的。（*Popol e Italia*）於這一層上觀會說：

「職國國家指導并調整經濟，但并不直接經營之，若直接經營生產并加以壟斷，那就成了集產主義了。」（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法西斯官僚們對於一般農民與小有產者，儼然擺出富國風行的主人的架子；至於對那「大資本家」，則奉之為全權者。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菲若西（Feroci）說得好：「職國

國家實無異型斷資本的推銷員……慕沙利尼將各種企業的全部冒險性相當在國家身上，而將剝削的利益奉之於工業家。」就這一層講起來，希特拉是如何等樣的政綱，國家主義必不可免的要將垂死制度的損失由強者轉嫁到弱者身上去。其對於小有產者，是為了社會的利益而增進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却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創制社會。慕沙利尼誇張說：「倘若我願意在意大利建設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這並非實有其事的——則我今日即可獲致一切必要的適合的客觀條件。」但是除掉一層，就只能廢除資本家階級。爲得實現這一條件，法西斯主義只有走向另一營壘去——而這適如慕氏的輕率保證所云，「並非實有其事」，自然，這是不會發生的事。廢除資本家階級，這却需要其他的力量，其他的幹部和其他的領袖。

歷史上第一次發生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手中的現象係由無產階級用社會革命的方法所完成，而非

由資本家用國家托拉斯化的方法所完成。從我們簡單的分析中，已足以顯示出那企圖將資階級的國家

主義與蘇聯政制混爲一談，是如何的荒謬不經。

前者是反動的，後者是進步的。

譯者跋——此係文（The Revolution Be-

太平洋上的俄羅斯

Nathaniel Peffer
陳士丹譯

我是在寫蘇聯對於遠東的關係。要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寫關於蘇聯在遠東之地位的文章，我們必需取着一天天的實際新聞的觀點，或是取着第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家的觀點。我們可以就一天的情形，或是就一時代的情形來討論俄國與遠東，但不能就比一天長而比一時代短的情形來討論。誰能斷言

全世界在八個月之內（在寫這句話的六個月之內）會不會發生戰事呢？這一點如不能斷言，我們又如何能分析蘇聯在遠東的地位呢？

這是非常明白的，要研究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東方與西方之間並無分界線。兩半球的政治勢力之相互關係，已非常接近而直接在政治上說，實已無半球之分了。日本之所以能安然的在遠東發一次戰爭，那是因爲歐洲已被它自己的衝突牽制住之故。歐洲諸國，則是英俄兩國，所以不能在西方採取它所認爲適應的行動，也是因爲遠東已發生戰爭。它們在遠東受到日本的威脅之故。這半球的大規模戰爭，會很快的傳播到另一半球去。既如此，

國家實無異型斷資本的推銷員……慕沙利尼將各種企業的全部冒險性相當在國家身上，而將剝削的利益奉之於工業家。」就這一層講起來，希特拉是向慕沙利尼學步。法西斯國家之計劃原則及其真實內容，蓋爲其階級依賴性所決定。問題在於它並不

好以「國家社會主義」相標榜，實則就科學的嚴格的意義講起來，其所推行的制度，連「國家資本主義」都談不上。因爲德國根本沒有將個別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集中於國家之手，而由國家會計機關分配以等額的利潤。戈林將軍的「經濟獨裁」工作，亦只不過是實行國家主義的干涉與統制而已。逾此即與德國大資本階級的利益相抵觸。這幾乎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

瘋魔的中國思想界，最喜摭拾流行名詞而不究其真面目。例如「國家社會主義」及「國家資本主義」等一詞，便常被世人隨意應用。我深覺在討論問題時若不先將這些名詞的眞實內容弄清，其結果必將助長非科學思想的猖獗。在這一意義上，這篇短文似乎也有足資以爲參考之處吧？

trayed）一書的第九章第一節，以其論「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容及其出現的可能性頗具時見，故爲譯出。

蘇聯在遠東又處了怎樣的地位呢？大概這樣說是不錯的，它在遠東的重要性，將與西方衝突的程度，及它受到遠衝突的脅威的程度成反比例的。祇有趁着這個公式，我們才能討論俄國與遠東問題。

仰仗一切實際情形於不顧，單憑一張亞洲地圖就可以確定這前提，即俄羅斯無論其為帝國或蘇維埃，它總是遠東的一個重要分子，而且將來定能保持其重要性，除非它本身崩潰。這種情形，從十七世紀時起已經如此，祇在大戰以後的若干年間，有過一個短期的間隔。大戰以前及一九三一年以後的情形，乃是常態的情形。俄羅斯無論其為赤色或白色，它總要從歐洲向亞洲伸展，直抵太平洋沿岸。或者可以說，俄羅斯無論其為赤色或白色它總被一種不可約束的力量驅策着，要向太平洋發展。

最近數年以前，地理關係還沒有在亞洲造成像歐洲一樣的糾紛。在歐洲，因為各國太接近了，問題就愈來愈多。在亞洲，最近以前却沒有造成同樣情形的機會。邊界往往極遼遠而且人極稀少。

北方的諸蠻族時期的征服中國，然後被中國所同化。但事後往往不留下一些痕跡，沒有一種敵對的傳統繼續下去。這一種征服一旦成為過去，就永遠的過去了。藝術的看，亞洲的地理關係，實是和平的保障，而不是互相殘害的禍根。

現在情形却不同了。自從十八世紀末葉以來，俄羅斯向滿洲和朝鮮伸展，漸及中國本部，對日本有直接威脅，而對於西歐帝國在華利益也有若干不利。後來日本有了帝國主義的野心，欲稱霸遠東，俄羅斯的勢力便大為減削。於是，這兩國便發生了競爭，因而引起仇恨。

其第一個結果乃是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於是，俄羅斯的伸展就受了阻礙——當時以為它將一蹶不振。但事實却不然。俄羅斯在朝鮮、南滿，華北誠然失勢，但仍奪有貝加爾湖以東及海濱省，從那裏的海參威到朝鮮邊境不過幾小時的騎馬路程，而到東京的航空路程也不過數小時。日本人既擄得了朝鮮和南滿的根據地，使繼續向西方大步推進。

日本如成功，俄羅斯在遠東的勢力將日益低落以至消滅。但俄羅斯在遠東却始終是日本的一個障礙。現在，俄羅斯已從革命的毀滅逐漸復興，而日本的侵略亦正加紧，甚至建造「關滿」日俄關係有欲罷不能之勢。現在，這兩個勢力互相接壤處已甚多。十一方面是西伯利亞與外蒙古，一方面是朝鮮與朝鮮。「這兩方面，因大敵在前，可以說是都並不安全的。至少，至兩方面的野心並沒有放棄之前是不會安全的。在一九二七年中俄關係破裂以後，似乎俄國已放棄其發展，却連主義的宣傳也罷停頓，但正在這時候，日本的侵略却正日益加強，這樣

，衝突的危機仍是沒有避免。

像一切的政治衝突一樣，日俄糾紛因一個外界的成分而更形複雜了，這外界的成分就是中國。日本的大陸野心當然不僅限於對俄羅斯。從帝國主義的觀點看，這是日本偉大處，但同時也正是它的弱點，因為也許這正中了將來崩潰的快。這樣一來，人各個對付，但如果兩個一時來，則非常為難的。這就是遠東問題的基本點。

這話並不是輕易說的。在十八世紀末已經有了一次先例。那時候日本打敗了中國，但因為德法俄

英國也是要在中國爭霸的。於是日本便又遇到了一個不可逃避的選擇。一條路是在北方對付俄國，一條路則是向南方伸展，而向南發展，就必须與英國發生衝突。它終於決定了已力量集中在北方。這一決定，它就有了斷然的行動。它至少是當時政策向全力對我，而居然獲得日俄戰爭的勝利。

二十一世紀以後，這一大經濟的政策是完全被忘記了。一九三一年，日本在滿洲有所行動。結果是產生了「滿洲國」；司令，俄羅斯失去了北滿的利益，而在外蒙古和西伯里亞內邊境上又駐滿了日本軍隊。蘇聯開始警戒起來，更不得不有所準備。在一九三二年，它在西伯里亞作了陸軍軍事演習。在這一片本來是極荒涼的土地上，現在不但從西俄送來了軍械，造起了許多防禦工事。同時，那邊近代軍備之社會的及經濟的基礎也在建立起來。城市建設起來或擴大起來，工業發動起來，土地耕種起來。一枝軍隊常駐在那裏，供給軍用品的系統也準備了。西伯里亞漸漸變成一片有用的土地。蘇聯現在取的是守勢。但任何守勢總有取攻勢的力量。日本的行動剛巧製造了一個敵人放在自己門口。它是自己造成了本來可以因地理關係而避免的形勢。

結果，日本就又需要選擇了。究竟應該集中力量於北方，而把南方，即中國暫時開放呢？還是應該在北方暫時維持和平，而專從事於使中國屈服？這一次，它是兩方面都沒有辦到。它在一九三一年以後的成功是太容易了，所以把事情看得很輕易。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間日本軍部中的確有一派主張先解決了對俄問題之後再作其他計較在那時候，日本要對付俄國實在不容易的。但整個軍部却

法國在華的權益

Norman D. Hanwell 著

中日戰爭打擊法國權利

中日戰爭繼續深入中國內地，已逼近法國多年所稱的利益範圍之地域。百年來，法國除對上海方面投資外，其大部分在華投資乃集中於中國西南各省。現在法國在華之大部分權利已經遭受極端的摧殘，貿易銳減，財產毀壞，生命傷亡，特別是法國天主教會人員之被害值得注意。目前戰爭延長，不安狀態益近逼法國權利佔優越之地域。日本淫威利害攸關的主要東方地盤——安南，現正遭受危險的威脅。

一九三二年法國投資於安南者差近一〇·三〇〇·〇〇〇法郎，安南一地雖不能代表法國在工商業方面大部分的活動力，可是安南貨物賣給法國佔法國從殖民地輸入的第二位。安南購買法國貨物則佔法國對殖民地輸出之第三位。法國現在對中國本部的投資計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僅次於英國與日本在華的投資，但與美國在華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投資相接近。一九三二年美國在華的投資為其國外投資總數百分之一·三，德國是年在華的投資為其國外投資總數百分之五·九，日本是年在華的投資則高達其國外投資總數百分之八·二（包括滿洲在內）而法國是年在華的投資為其國外投資總數百分之四·八，近年法國在華投資顯有增加的趨勢，因此有理由斷言：現在法國國外投資百分之五是投諸中國。

租界價值變為空虛

法國在華的租界與租借地不易以經濟條件作春價的估價，關於有些事項可謂為法國財產權利者，但不能稱之為財產權利，因為那類財產實際上不能變作金錢，法國在華有四個租界——在上海，一在天津，一漢口，一在廣州。在雲南蒙自的法租界自數十年前雲南經濟中心移至雲南府以後，實際上已同農業——法國在華亦擁有廣州的租借地，但是最大的面積為二，五二五英畝，根據上次戶口調查（一九三六年），它有居民約五〇〇·〇〇〇人，以此自據此九〇〇·〇〇〇居民中約有二〇·〇〇〇人為外國人，其餘為中國人，又因內地巨額避難人民遷往法國租界，無論如何其人口當已增加一倍。最近傳聞，又有許多人民遷入，（八月一日）舊因誘言甚密，謂日本當局決策使中國農民與中國游擊隊作戰。

法租界特別在工商業方面不居重要地位，雖自中日戰事發生以來，它較上海其他區域為安全，而又有某類工業移入其中，實則它還是以居民住宅地著。

因地價運動頗常，且隨經濟政治趨勢為移轉，如是欲將法租界保有財產加以估價實屬極端困難，

否決了這意見。照理，它既不與俄國接壤、就應該與俄國接壤，以免除了這一方面的問題和敵為，但提案又沒有人注意。結果對俄的敵意却依然存在，而另一方面，中國又不肯妥協，要使日本撤退，而無後顧之憂。但反之，日本却推向華北進迫，於是，對中國的衝突就不可避免。中國就會不能不來準備一次生死鬥爭。日本軍人雖然會以軍事為事業，而最重要的法租界要推在上海的那一個，該租界的面積為二，五二五英畝，根據上次戶口調查（一九三六年），它有居民約五〇〇·〇〇〇人，以此自據此九〇〇·〇〇〇居民中約有二〇·〇〇〇人為外國人，其餘為中國人，又因內地巨額避難人民遷往法國租界，無論如何其人口當已增加一倍。最近傳聞，又有許多人民遷入，（八月一日）舊因誘言甚密，謂日本當局決策使中國農民與中國游擊隊作戰。

這危機終於來到了。它是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蘆溝橋發動的日本。已償付了它一切行動與舉行的代價。這一回日本人所謂「事件」已拖延了十五個月，使日本每一個人的神經都緊張起來，而其結果至今猶然無定。戰事之所以延長到如此之久，主要的當然是由於中國的堅強抵抗，但日本必需防守北方的邊境，也未始不是一個次要因素。如果日本能在一個開始時就以全力對付中國，則中國恐怕早已不及準備或被擊潰了。但是，它却需要把許多軍隊駐紮在朝鮮及「滿洲國」。在七八月間，從軍隊駐紮的形勢看，日本似乎隨時需要把在中國的軍隊調回去以便應付對蘇聯的衝突。本文作者是相信日本在中國要失敗的了，如果真失敗那是因為它一方面在南方從事延長數千里的大規模戰爭，一方面又要防備北方的邊疆。

日本如在中國失敗，它也就不能到北方去取得補償。反之它將落在北方敵人的掌心中。即在中國勝利，日本兵力也必減弱，而蘇聯則因勝利而擴大，於是衝突將更不能挽救。日本可以成為征服者但祇是一個不安穩的征服者，因為尚未還有一個更強的敵人要與它決一雌雄。日本即佔領中國，亦不能片刻安枕，因為除了中國大批駐軍外，它還需要防

○○○人，較小之廣州沙面法租界積九英畝，人口四○○人。法國駐屯軍部分駐於上述各租界內，其費用由租界供給之但中各法租界中大部分土地，均為華人所有，工部局經費主要來源係屬華人所供給，租界內各種公共事業之進行雖由法人着手經營，其經費仍出自華人。據估計：法國在各法租界內，所擁有之中國財產為數在八千兆法郎，若法國一旦對租界失其特權或控制權，則其財政收入，必大受影響。

廣州前途希望甚大

廣州灣面積為三二五方英哩，人口約二五〇，〇〇〇人，位於東京灣之入口，距近來為日本威脅欲加佔領的海南島之北僅五十英哩。廣州灣之貿易自始雖不發達，但可供現正開始發展的內地貿易之路。此地價由特殊決定，其預算經費屬安南預算經費中之一部，約為每年六百萬法郎，此中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是用諸公事業，法人挪坎（M.La. com）謂廣州灣之大標價值為二千五百萬法郎。

對華債權

法國握有中國政府抵押品與債權，其大概價值在本年初計之，約為二十一萬萬元法郎，其中百分之一十五為中國政府外債，其餘百分之十五為中國政府建築鐵路的債務。

中國對法國之外債總數為二十萬零五千萬法郎，已歸還十七萬四千萬法郎，其餘三十一萬萬已積延多年沒有給付，在按期歸還的借款中，計十七萬三千萬法郎為關稅擔保，其餘二千萬法郎為其他各種物品擔保。

一九三八年年初法國對中國政府的鐵路借款及興

中國政府和中國團體訂立合同經營企業，因而所獲之利益數達三萬萬六千瓦法郎，幾等於法國對外債權及對外訂立合同經營企業所獲總利益百分之六，法國對下列鐵路享有債權：一九一三年與一九〇七年利率百分之五的金元借款（為建築開封至洛陽鐵路）有二三·五〇〇，〇〇〇法郎迄未償還一九二〇一九年八月加以整理仍，有二一·五〇〇法郎未曾償付，一九一三年利率百分之六的鐵路借款（建築大同府至成都鐵路）一九三五年加以整理仍有四·二五一·五六〇法郎未曾償付。一九三六年又與中國訂立協定供給款項建築四川省的重慶至成都鐵路此款現正由中國建鐵公司（Chuan Chien Railway Co.）着手建築中，該公司有資本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中國金融開發公司（China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出，五〇〇·〇〇〇元，其中付現款七·〇〇·〇〇〇元，其餘二七·五〇〇·〇〇〇元係供給建築材料計算運輸費等，換言之，即實際上須費三萬萬法郎自法國工業界方面購買一切材料等項。

控制雲南錫鑛

中國最重要的錫鑛，位於雲南省南部箇舊地方，每年自中國輸出的錫量，逐年增加，迄至一九三六年每年輸出量超過一〇·〇〇〇噸其中七·〇〇噸以上是來自雲南，因為由安南往雲南的鐵路是實際上運輸雲南的錫出口之路線。於是法國對雲南的經濟遂間接分享一些利益，且設立公司經營之。

公用事業投資

守朝鮮川「滿洲國」的強，以前，日本就已經感到不安全，因為蘇聯的兵力已直接接近東京；現在，日本野心已為世界所共知，而「遠東」野心的手段卑劣已目共見，它又如何能放心得別國？對它施行壓力呢？蘇聯決不會放棄警戒，除非它因歐洲戰事而潰滅。因此，要使西伯里亞的經濟力及兵力減弱，即到較遠的將來恐亦難望。反之，西伯里亞是蘇聯進步起來。它的人口會增多，它的資源會逐漸開發，它將來一定會變得更堅強。現在，日本的反蘇是以共產主義為藉口的，其實，縱使蘇聯回復沙皇時代去，目前的行動還是不能停止。

日本如果繼續其侵略政策，那就必然要威脅到俄國在亞洲之存在，無論其為赤色、白色，或民主的。俄國無論如何需要和平、防守，一有防守，那就有了進攻的力量。日本帝國的範圍如一旦從滿參威擴大至外蒙邊境，正面又直抵香港，它的隣國者，是誰都不能不警戒的。俄國如防守疏忽，貝加爾湖以東就將分裂。日本人民既已受到反俄反共宣傳鼓動，年久，當然隨即準備着行動。

祇有幼稚的學者論者才會相信亞洲東北部可以維持安寧。同時也祇有幼稚的日本才會相信，歐洲的緊張或戰爭會阻礙了日本在中國的希望。但實際上，歐洲如發生戰爭，日本一定會很快的與歐洲生糾紛，另一方面，如果歐洲戰事暫不發生，日本勢也就頗不容易避免衝突。蘇聯在遠東的動作之關鍵，是在於歐洲的近況。到將來，完全的中國事發生與否，總歸逃不出兩條出路：或者大舉進軍，迫使日本就加瀋陽附近，或者是日本被擊敗，如果要避免這情形，除非日本徹底改變了它以前的政策。如日本無所改變，俄國終不能在太平洋沿岸安枕。但是因外界的壓力而和解也是有可能的，因為恐怕日本在東北對華戰事中就要崩潰。中國的抵抗已成了，一座堅強的城，這座城雖在後退，但是並不會被擊破。

水方面的收入為數在一千五百萬法郎左右，從供給電力方面的收入，為數在三千萬法郎至四千萬法郎之間。滬戰發生，該公司大影響，據調查戰事未發生前，該公司所存資本額數為四萬萬法郎，戰後減至二萬萬五千萬法郎，損失一萬萬五千萬法郎。天津亦設有法國郵船公司，其財產約值三千萬法郎。
在中日戰爭未爆發前，上述兩公司資本估計所值共為四萬萬三千萬法郎。上海還有一法國電話公司，其財產為一千五百萬法郎至二千萬法郎。
從海防至昆明之窄軌鐵路為法最大的單獨投資，此線有二百四十英哩在安南境內，二百八十八英哩在雲南境內，於世界大戰發生不久以前所建成。貨物運輸經過此線者其總數每年超過三〇〇，〇〇頓，此即一九三六年營業收入達四千五百餘萬法郎，一九三七年為六千萬法郎。一九三七年初期四個月的總收入為一千三百萬法郎，因本年中才清彩反常，本年初四個月的總入差近二千四百萬法郎，增加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此線的總成本為一萬零六千五百萬金法郎，以目前金價計差近十六萬萬五千萬法郎。

商業投資

商業投資

外人在華所設立的，累計其總數在一〇〇所以上，此中為法國所經營者約為二〇〇所，據調查法國有七萬萬法郎之數是用諸商業性質的企業中。法國在華設有銀行兩所：一為東方匯理銀行，一為中法銀行，東方匯理銀行有分行，分佈上海，廣州，漢口，北平，天津昆明等處，此種法國銀行網對於中法關係上，其中國與安南關係上多所影響力。

法國有保險公司分設於上海及華約上規定的主要商埠，至一九三七年調查共有九所。

法國郵船公司之郵船行駛於馬賽與古巴之間，而以上海為終點，此路航線郵船亦行駛中國與安南的計算，此類私人產業其全部所值為八萬萬七千人產業（一九三八年）。

水方面的收入為數在一千五百萬法郎左右，從供給電力方面的收入，為數在三千萬法郎至四千萬法郎之間。滬戰發生，該公司大影響，據調查戰事未發生前，該公司所存資本額數為四萬萬法郎，戰後減至二萬萬五千裏法郎，損失一萬萬五千萬法郎。天津亦設有法國電燈公司，其財產均約值三千萬法郎。在中日戰爭未爆發前，上述兩公司資本估計所頒共為四萬萬三千萬法郎。上海還有一法國電話公司，其財產為一千五百萬法郎至二千萬法郎。從海防至昆明之窄軌鐵路為法，最大的單獨投資，此線有二百四十英哩在安南境內，二百八十八英哩在雲南境內，於世界大戰發生不久以前所建成。貨物運輸經過此線者其總數每年超過三〇〇，〇〇〇噸，此即一九三六年約摺華收入達四千五百餘萬法郎，一九三七年為八千萬法郎。一九三七年初期反常，本年切四個月的總入差近二千四百萬法郎，增加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此線的總成本為一萬零六千五百萬金法郎，以目前金價計差近十六萬萬五千元法郎。

萬法郎，分析此項數字，計法人所存土地直六萬英畝，四千萬法郎，非法人財產而抵押於法人者值一萬萬四千萬法郎，本地非法人設立內公司而為法人享有權利者值九千萬法郎。但據挪坎氏的意見：上海方面法國私人產業及公司產業至多值五萬萬法郎，其他商埠法國私人產業值一萬萬法郎，共計為六萬萬法郎。
教會產業有部分在上海法租界中，據調查各商埠用法國天主教會的產業所值其總數差近八萬萬二千萬法郎。此外尚有一法國教會產業約值二萬萬法郎，因它三經移轉於一比國公司之手，故未計入上述數目中。

貿易額在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六之間，一九三七年則達百分之三三，概括言之，法國所享有對華輸入輸出貿易額總在百分之五左右。一九三七年法國對華輸入貿易額佔百分之四五五，儘之輸入金屬物與鐵沙（大部分為鋼軌）總額佔百分之七八，一九三六年法國輸入中國之鋼軌佔第一位，佔總輸入百分之三十六。此外尚有其他物品輸入，主要者如此化學物品，染料乘具等是。中國對法國之輸出貿易主要亦為紡織材料（大部分為生絲）。一九三七年比項材料佔總輸出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三六年內輸出占百分之四十五者，已減少多多。次要的輸出物為豬鬃繩繩繩佔輸出百分之十七，再為鳥夷鳥油，各佔對法輸出額百分之十以上，茲略述安南方面的情形，中國對安南之輸出貿易額甚小，無足論述。茲僅就金銀方面言之，一九三七年中國自安南輸入的主要物品為木製物，達五百萬海關金圓位，此外尚有其他物品輸入，因

不顯重要，故不詳述。
一九三七年法國對華的輸出貨物為其總輸出百分之一，瓦，而自華的輸入佔其貿易百分之一或不足百分之一。法國過去數十年間對華輸入貿易一方並形成鄉村農客扶搖，殊堪注意。試觀一九二九年法國對華輸出數達二萬萬六千八百萬法郎，到一九二六年則為四萬萬一千三百萬法郎，增加三倍，遜色，迄至一九三五年則急降至七千二百萬法郎，一九三六年為九千五百萬法郎，略有升發，然較前年日，則已大大減少。同樣，中國對法國貿易，亦至降客，計一九二七年為十二萬萬一千六百法郎，一九三六年則降至二萬萬二千四百法郎，較之，一九三七年尚不及其五分之一。

地圖

本期審查證雜字第一八六號

上表所列財產價值皆折成金元，則與美國在華資產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之數相接近，此觀之法國在華權利之大小，頗次於英日兩國而已。此外，廣州濱海設備投資約為二千五百萬法郎，上海，法租以市價估計全部約值八十萬萬法郎。

國在華權利每易低估，蓋以其華投資尚不及六十萬萬法郎，並占其國外投資百分之五。又以清對華貿易僅法帝國總貿易百分之一瓦其實法或遠東地位在於前途有美滿之希望。此坡中法關係極為密切，中國東權利將必穩固而擴張，此爲世人不可不察。

法華貿易情形

國在華權利每易低估，蓋以其華投資尚不及六十萬萬法郎，並占其國外投資百分之五。又以清對華貿易僅法帝國總貿易百分之一瓦其實法或遠東地位在於前途有美滿之希望。此坡中法關係極為密切，中國東權利將必穩固而擴張，此爲世人不可不察。

國在華權利每易低估，蓋以其華投資尚不及六十萬萬法郎，並占其國外投資百分之五。又以清對華貿易僅法帝國總貿易百分之一瓦其實法或遠東地位在於前途有美滿之希望。此坡中法關係極為密切，中國東權利將必穩固而擴張，此爲世人不可不察。